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一

南菁書院

詩古微十

邵陽魏源默深著

秦風荅問

問曰秦風皆國君之事無閭巷之風故世次易明然孝王始命
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宣王命秦仲爲西陲大夫皆未列於諸侯
故仲僅以字配邑安得同貢詩述職之例而得有國風者何駟
驥小戎皆美襄公然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秦於是始國通使聘
享故終南其君也哉明美襄公始爲諸侯之事若駟驥篇田狩
園囿之樂則先世附庸亦豈無之而至是再三歌詠者何襄公
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

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材

水民以板爲室屋

毛傳曰西戎板屋

何嘗有克復故地溫其在邑之事

毛傳在且敵邑也

既爲襄公末年最後之詩而列於蒹葭終南始爲諸侯之前者
何曰三家說明則羣疑冰渙矣左傳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服虔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
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
錄先人車鄰駟驥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

詩譜正義

夫知爲襄公追

錄先世之詩則是既爲諸侯以後列於朝會貢詩王朝而非在
西陲大夫之日矣知駟驥小戎二篇非襄公詩則田狩圍圉皆
先世始爲附庸之事而駟驥稱公乃追錄時所加猶譜疏莊公
爲追謚矣知追錄其先世不專指秦仲

仲爲犬戎所殺

則小戎自是秦

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

復其先世大駱犬邱地并有之居其故西犬邱故有溫其

之語

秦本紀莊公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是以犬邱爲故都邑之證

宜其

葭終南二篇之前矣

曰蒹葭詩何以爲刺襄公曰毛詩刺襄公不用周禮大旨得之

蓋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豳部皆公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爲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反以戎俗變周民如蒼蒼之葭遇霜而黃肅殺之政行忠厚之風盡意謂非此無以自強於戎翟乎不知自強之道在於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處藪澤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特時君尙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尙德懷則賢人來輔之故求治順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禮教遠開武靈騎射之風近啓孝公富強之漸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

露焉

毛傳謂下章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然則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

以霜興肅殺非興禮教

商鞅說孝公以霸易王難卽此詩所刺爾王氏夫

之詩廣傳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瞠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而阻長不如溯游之宛在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攤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卽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燔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閒交臂失之而孰與爲理乎無已以逆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

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曰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時終南未爲秦有而以終南詩屬之襄公者何孔疏則據鄭譜謂襄公卽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以史記爲誤者何曰孔疏曲徇鄭譜之繆也襄公居汧在今隴州地里志秦今隴西秦谷譜謂近鳥鼠之山其地在岐山西六百里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考岐山在渭北太壹卽太白山在渭南地相準直并非指豐鎬之南山

況襄公受賜岐西雖地未至岐而兵已至岐則其南望終南徘徊形勝情所必有此詩所由作也至子文公破戎而遂有之然岐以東則雖獻之周周亦實不能有尙爲戎藪秦本紀甯武德宣成五世皆與戎力戰吞并而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當飲馬於河則其疆域距河尙遠而地之未淪於戎者則又有於周晉故周惠王與虢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其時距東遷已將百載而西畿尙爲周地及晉惠公再返國時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以賂於秦故孝公令曰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地里志曰襄公後八世孫繆公稱伯以河爲竟秦本紀曰繆公時秦地始東至河所謂拓地千里者卽此孰謂襄公地已至河哉故知終南爲兵至岐西之時勸於平王許有

岐豐之命而作終南屏障豐鎬形勝要害襄公雖未復岐東而
兵已至岐且奉有賜岐豐之王命故曰君子至止其君也哉皆
臣下冀幸之詞若曰此地久爲戎有今我軍已至終南扼據形
勝使戎地復見舊京文物漢宮威儀豈不盛哉不言戎服而言
錦衣狐裘正以變戎俗爲冀望之詞猶周公東征未歸而有裘
衣繡裳之覲也蓋襄公未卒時兵已至岐而作服虔惟以蒹葭
終南二詩屬之襄公皆本韓詩以發秦風之全例使左傳服注
盡存則季札觀樂一篇其有功於三家詩者可勝道哉

問曰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本紀繆公卒用人從死者七十七人
而三良與焉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皆以爲刺繆公也集傳

因渭陽康公爲太子詩而次於黃鳥之後因以臨其穴惴惴其

栗爲三良自臨其穴

鄭箋謂秦人臨三良之穴

謂康公從父亂命生納諸壙

則是兼刺康公者何或以詩中良人爲三良妻哀其夫之詞者何曰齊詩匡衡疏秦繆貴信而士多從死漢書敘傳田橫義過黃鳥而法言亦以荀息公孫杵曰秦大夫鑿繆公之側爲皆不食其言但三良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用百身以贖之秦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然則三良非感恩慷慨自殉實出於繆公之遺命故應劭述秦繆君臣酒酣要死王粲因有臨沒要死焉得不隨之句明迫於不得已故秦人欲百身贖之耳繆公亂命康公從之皆在所刺吾以知書存秦誓非

以嘉穆公之眞能悔過也誠悔過於生前必不歌黃鳥於身後
矣至以良人爲哀其夫微論與左傳不合且呂覽序意篇曰秋
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與秦誓之番番良士同例豈彼
良人亦謂其夫乎

問晨風權輿二序皆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者何曰康
公之棄賢於傳無徵卽以詩爲刺棄賢亦於三家詩不合也後
漢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
厥途無由託思晨風藝文類聚是明爲欲見賢者之詩說苑及韓詩

外傳載魏太子擊守中山使倉唐於父文侯文侯問擊何好曰
好黍離與晨風黍離旣衛風父子之詩詳邶鄘衛答問則晨風亦謂不

敢忘父好賢之意君子謂賢人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秦君

思賢之詞也苟詩刺嗣君忘父棄賢魏太子何爲誨之以感其父乎康公渭陽念母霸業克紹何爲遽有棄賢之刺若執權輿篇爲棄賢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畱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聞以口腹爲啖合也醴酒不設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觀我朵頤之士也戰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養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謔矜其夸捷以娛人主於櫬題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飧下客草具茱羹其象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於莘野武丁得一士於傅巖文王得一士於渭濱皆未嘗食三千之客於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

於晉且屢敗猶用孟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奔秦如
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竽吮沫惟捷捷善諛言俾君子
易辭我遑多有之蓋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紹霸業始
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之歟北林此夏屋四簋
所由來也旣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
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
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關中
而游士之風爲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於耕戰蓋楚與
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於此無譏
焉曰此以不飽無餘爲嗟者雖厭之可也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唐

人不以爲恥雖以自命稷契之人而有不辭嘑蹴之詠權輿詩
人與衛風北門憂貧之大夫皆自道其乞憐告哀之情而無所
渙泌其皆唐詩所祖乎視不食嗟來之餓夫猶鴟鼠之嚇鵪雛
矣至於夏屋之訓則王肅述毛云屋則受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檀弓以堂防夏屋象馬鬣之封崔駰七依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楚詞大招陳夏屋之廣大揚子法言知夏屋之幘幪鄭箋別訓屋爲食具則與下章四簋相重與韓詩傳周人夏屋而商門之訓不合通典與毛傳夏大說文屋居之訓亦不合豈得舍檀弓夏屋之文借爾雅屋具之乎釋

曰無衣序刺用兵不言何世疏以在晨風渭陽閒謂刺康公而
又謂康公當周頃王匡王時王命不行於諸侯秦又未嘗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爲臣之義不當言刺因謂刺康公用王法
興師者何或又謂定四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謂詩卽秦哀公所作王謂楚王子
謂申包胥仇謂吳人也若然則其詩遠在陳靈之後者何曰疏
說附箋強鑿爲刺非毛義非三家之義毛傳曰上與百姓同欲
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是陳其
先世勤王敵愾之事故包胥之役哀公賦此以出師若爲直刺
用兵則是賦以拒七日之哭何爲出五百乘之師乎若更據此
以爲詩作於秦哀公夫子應楚昭之聘聞其詩而錄之則是國
風不待陳於王朝而凡滄浪之詠接輿之歌鸛鵒之謠皆可傳
聞采錄矣豈知經例者哉地里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
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於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此魯詩以無衣與駟驥小戎皆秦先世美詩之證若刺康公
用兵則民不樂戰曷爲引以證秦俗之勇敢乎考秦風自終南
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而後此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
周室者功莫盛於文公不應反無一詩則無衣殆勸於平王賜
岐之命踊躍用兵同仇赴敵而康公時追錄先世之詩故編於
康公詩內如駟驥小戎追錄於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爲美襄
公又如商頌作於正考父以其樂作於宋襄時而韓詩序以美
宋襄公歟故知秦風一陳於秦襄初受王命爲諸侯之時再陳
於晉伯主盟之日

周室衰微秦必不肯以黃鳥刺繆之
詩上陳於周故知皆晉伯所代陳

陳啟源

曲傳箋疏刺用兵之義因謂秦自商君立首虜之令始以好戰
稱雄方春秋時與晉用兵殆十遇九敗以駁秦俗强悍樂戰之

說不但顯違漢志且秦以西陲養馬大夫耳驪山之敗四面皆
戎而文公岐山一旅盡收已覆之神京屢世蠶食竟霸西戎至
於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益國二十擴地千里遂與晉楚爲
敵豈得因殽師一敗遂并韓原之獲雄濟河之焚舟岐東之拓
地申胥之復楚皆謂秦兵不足用乎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其周之舊乎誦詩而聞國政知必有能辨之者
曰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穆姬死秦送其弟重耳入晉
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渭陽之詩說與毛同而集傳
引廣漢張氏謂康公有念母之良心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
役然則渭陽之情不終而錄其詩者何曰此詩序箋皆不得康
公之情幾以送重耳與送夷吾無異而廣漢張氏尤爲瞽說蓋